

◎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

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烽火年代的点滴回忆

——长春市民革成员谈往录

0701

前 言

赵企东

长春民革历来重视文史资料工作。1993年同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协力编印了《长春文史资料》民革专辑后，1995年又着手这个专辑的编选工作。其时，正值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，许多民革党员拿起笔来，将在抗日烽火中或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和见闻，加以反映，这就显得更有其特殊的意义。文稿的作者多是生活在长春的历史老人，他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足迹，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列车行驶的辙印。它像一个时空隧道，把我们重新带入那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，当我们回转隧道之后，再品呷一下那苦涩的滋味，就会惊奇地发现民族的独立、国家的振兴是何等重要啊！

这本小小的资料所提供的历史事实，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它们毕竟是作者亲身的经历，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的事实，它像一滴水一样能反映那些过去时代的氛围，让我们对过去年代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和感性的认识。读了它们，我们会更加珍惜现在，并激励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光辉的未来。

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团结和联系各界爱国人士的重要工作，它已有40年的辉煌历程，《长春文史资料》的编辑出版，也有近20年的历史，为结成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历史是一条无穷无尽的长河，文史资料的工作也是不会穷尽的，它记录着中华民族悲哀的昨天，也将记录着中华民族灿烂的今天和明天。

1999年8月

长春文史资料

编辑/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

地址/长春市普阳街 65 号

邮编/130062 电话/7697363

印刷/长春市华文印刷厂

吉林省内部资料第 9902044 号

总第 56 辑

目 录

前 言	赵企东
1/淞沪战役前后的回忆	高思齐
14/追忆淞沪大会战，缅怀抗日众英灵	邓禹恒
23/日军侵犯武汉前后	邓禹恒
29/中国印缅远征军反攻战役阵中纪实	罗真浩
47/抢关夺塞，袭取拉班	罗真浩
55/截孟拱，会师密支那	罗真浩
67/抗日战争时期的先父刘文辉	刘元悌
71/家父参加抗日战争片断	吴忠华
77/火一样的青春	周 励
92/五顶山事件	李野光
102/“万宝山事件”殃及华侨	王 感

- 3A14/27
- 104/日本法西斯屠杀榆树县民的罪行 王 懿
107/胜利前夕的一桩血案 李野光
110/鲜为人知的一桩孽事 郑建中
112/毋忘国耻,警惕未来 王 懿
- 119/多行不义必自毙 郑建中
122/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定为战犯? 光存译
- 125/旧时代吉林报业回顾 金永顺
- 137/长春解放前夕地工人员投递周保中致曾泽生的密函 ... 李野光
145/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李 言
157/解放战争时期长春电业工人大罢工 李野光

淞沪战役前后的回忆

●高思齐

抗战爆发时，我刚从高中毕业，正准备考大学。我和同学李兴唐，住在北平东城扁担胡同 19 号的公寓里，每天埋头复习功课。

卢沟桥的炮声，打乱了我们的升学计划。但同时也高兴，我觉得这炮声隐含着“杀敌雪耻、收复失地”的希望，我和李兴唐都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。当时我 19 岁，李 18 岁。

北平郊外的炮声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近了。市内人心慌慌。熟人相互传递着消息。有消息说：中国援军兼程北上，刘峙和孙连仲的部队已抵保定了。又有消息说：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，表示抗战的决心；国共谈判已达成合作的协议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一天夜晚，一个朋友来告诉我们，他从军方听到的消息：“为保护左都文化设施，将弃守北平。”

情况紧急了，我和李兴唐商议迅速离开北平。他去西安，我赴南京了。

到南京后加入“平津流亡同学会”。地址在南京市内八府塘钟南中学。这里吃住由政府负责。

8 月 13 日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虹桥机场。上海保安队奋勇抵抗，刚刚开入上海的张治中部队，全力投入战斗。中国抗战全面展开了。

“平津流亡同学会”有 300 多人，大学生与中学生约各占一半。

大家为了宣传抗战与鼓舞抗战，自动组成三个队：话剧队、歌唱队、宣传队。我在宣传队，负责编印传单、标语。13日晚，一位政府官员来讲话，大意是政府决心领导抗战，国共合作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；昨天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，共产党的周恩来、朱德与叶剑英参加了，会上决议，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，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，并决定采取“持久消耗”的战略方针。他还说，抗战与建国要同时进行，你们要着重宣传的口号是“抗战必胜！建国必成！”

8月14日，敌空军首次袭击我杭州与广德空军基地。我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大队长率机迎战，首战告捷，击落敌机三架。空战胜利振奋人心。

8月15日，我到南京中华门外板桥镇去办事，正走在牛首山麓空袭警报响了，我和一些群众，都躲在公路旁的沟里。约十分钟后，紧急警报又响起来。又过三分钟，空中飞机声，炸弹爆炸声，连续响了起来。突然听到空中的机枪声，我抬头向空中望去，看见我军战斗机与敌轰炸机正在进行激烈的空战。在碧空如洗的上方看得非常清楚。我三架战斗机，围着九架敌方轰炸机连续攻击。我机在敌机群周围，上下翻飞，有时从后面追击，有时从上面向下俯冲。约两分钟后，有三架敌机冒着青烟，摇摇晃晃向中华门附近坠落。有一个敌机驾驶员，从飞机跳出来，几秒钟后展开了降落伞，降落伞是黄色的，随着风向，往北面飘去。

人们兴奋了，都鼓掌欢呼，有的从沟里跑出来，有的从屋里冲出来，纷纷呐喊着：

“抓活鬼子！”

“抓住他，把他千刀万剐！”

一个老大娘，手拄拐杖，愤恨地说：“你们快去抓，抓住他，让我狠狠地咬他几口！”

这些话说的话，并非个人恩怨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，百年来欺压中国所造成的民族深仇大恨。

敌机被打散了，残余的六架轰炸机，向南逃窜，我机仍紧追不舍。

同时，南京的东方上空与西方上空，仍枪声不断。我回市内以后，夜晚敌机又来空袭。这一天，南京共击落敌机十四架，在杭州击落敌机十六架，在曹娥还击落数架。

16日，敌机又空袭扬州、嘉兴、句容和南京。这一天，各地空战，共击落敌机八架。

经过三天的剧烈空战，总计击落敌机四十六架，我以劣势之空军，取得辉煌的战果，实为敌寇始料所不及。我军的战绩，受中外一致赞扬。

我每天带着传单和标语，在南京市内和郊区宣传抗战，同时也去了解社会情况。

抗战爆发与国共合作，尤其空战的初期胜利，成为当时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。沉睡多年，不问国事的中国老百姓，确实激动了，在街头巷尾都谈论着时事，特别是高兴而滔滔不绝地谈论军事消息：

“刘湘率川军，廖磊率桂军，已开抵上海战场了。”

“八路军正从陕北向山西前线挺进。”

“日本能造飞机，他造多少，我们打落多少。中国买飞机，买现成的，比制造要快呀！”

“平型关大捷！八路军消灭日军一千多人。”

“卫立煌率领的国民党军，与朱德率领的八路军，联合起来共20万人，正向山西忻口集中，准备阻击来犯之敌。”

“抗战是全民的事，谁都不能例外，要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呀！”等等。

当时社会上也有迷信而可笑的谣言。例如，有一天在新街口的茶馆里，一个郊区农民说什么，关公显圣了，把鬼子杀得鬼哭狼嚎，横尸遍野……抗战一定能胜利等等，说得活灵活现，听者津津有味，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鬼神，靠神灵打败日寇的侵略……我立即向他们宣传“抗战要靠我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，奋勇杀敌，不能靠天靠地，信鬼信神！”我发给每人一份抗战传单，劝他们好好看看，赶快投入到抗战的行列里去！

社会上的热血青年，纷纷报名参军，请缨杀敌。大中学校的学生，积极参加军事训练，也有些人投笔从戎，报考军事学校。住在“平津流亡同学会”的我，虽然吃住不用花钱，但抗战卫国的热血在沸腾，使我下定决心，立即参加抗战。9月下旬我报名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“战地服务团”，被分配在救护队。

我随着“战地服务团”从南京到了硝烟弥漫、炮声隆隆的上海战场。我对救护工作，一窍不通。领导人告诉我：“情况紧迫，只好边工作边学习。你先作护理工作，逐渐再作护士工作。”

救护队组织庞大，分成很多队。我在第四救护队。全队 12 人，队长姓陈，是从南京鼓楼医院征调到部队参军的，她当时 40 多岁，人很能干，外科技术精湛。她下面配有两名助手，都是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女学生，另有护士 4 名，护理员 5 名，除了 3 名男护理员外，其余全是女的。

第四救护队在青浦救护站。这里是个大站，有三个救护队。每天卡车、救护车川流不息地运送伤员。我的工作是照顾伤员吃饭、大小便、换衣服被褥等。有时也打扫卫生，喷洒消毒水。我在青浦救护站干了 4 天，第四救护队全队调转，调到重伤列车上。

战况异常激烈，我军伤亡很重。每天有多次列车载运伤员从沪杭线和沪宁线运往后方。第四救护队在沪宁线。因大城市常遭空袭，伤员列车通常从上海北面的小车站发车，到镇江附近的小车站停靠（由军方野战医院接运）。列车外面车顶上画着醒目的大红十字。根据国际公法有关“人道主义”的条款，伤员列车不应遭袭击。但丧心病狂的日寇，不顾人道，对伤员列车照样轰炸与扫射。

我方伤员很少是被敌方子弹射伤的，绝大多数是被敌方炮弹或炸弹炸伤的。当时，无论在救护站或伤员列车上，所需医疗器材和药物还比较充足。因为除我军后勤部门供应外，我国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都不断输送药物和器材。各地“抗敌后援会”也常送药物。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上海租界里的同胞，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往救护站送药，送纱布、药棉，送同胞们所献的血浆。伤员列车所通过的地方，

常有很多群众(包括妇女儿童)给伤员送茶、送饭、送毛巾和牙具等。

我每天都看到铁路线上一列一列的火车,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队,他们充满高昂的士气,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开赴淞沪战场。

伤员列车,就是一所活动的野战医院。通常是四节车厢——伤员室(60多张病床)占两节车厢,有一节车厢是手术室、药物器材室、抢救室、太平房。另一节车厢是办公室、医护人员室、炊事房。如需要警卫部队(警卫班或警卫排),则另加一节车厢。

有的伤员除身负重伤外,耳部被炮声震聋了;有的因负伤和惊吓,精神失常了。精神失常的伤员,有时大吵大闹,甚至打人。医护人员,多数都害怕,我主动承担对这样伤员的护理任务。我先了解他负伤及部队与家庭情况,然后耐心地接近他、陪伴他,他笑时,我也跟着他笑,他怒时,我比他怒得更厉害,在关键时刻,针对他的伤心处,说一两句话,使他痛哭流涕,他哭,我也流泪,过一会儿,他就安静了。然后再慢慢开导他、劝说他,这时给他口服或注射镇静药或安眠药,让他睡一觉,醒后,多数伤员的精神会恢复正常。我的办法很灵,受到救护队的表扬。

在护士的指导下,我学会了包扎、换药、肌肉注射。伤员列车每运一趟伤员,至少有三、四人死亡,多则十几人。除陈队长而外,都怕死尸。其实,我当时也怕,但我考虑工作需要,要完成任务,不应该怕。我便鼓起勇气,壮着胆子说:“我不怕!我来干!”凡处理死尸的活,如消毒、登记、编号、装袋、送太平房,我带头干,在我的带动下,大家也就都不怕了。

战局不断变化,我的工作也随之有所变动。在伤员列车上,干了十多天后,“战地服务团”通知我到第二十一集团军(廖磊部队)司令部报到。报到以后,参谋处李参谋(上校)和我谈话。他说:“你的任务是在参谋处作通讯工作,司令部下面有直属通讯连,你的工作与通讯连无关。你在工作上、生活上,有啥问题,直接找我,由我给解决。你应该明白,现在是战争时期,战场上的通讯任务是艰巨的。可以告诉你,现在上海战场内有汉奸,有日本特务,也会有叛国分子。你要

机警！更要勇敢！对别人不要谈自己的工作，也别问别人的工作。如果有人问你的身份，你就说是‘参谋处李参谋的勤务兵’。外出时，千万要记住白天或夜晚的口令，忘了口令，寸步难行。口令是天天变换。外出前要到参谋处办公室，看黑板上写着的口令。外出时，公文包不能离身，不能交给任何人，我是直接领导你的长官，我要看公文，只能回到参谋处看，国家不允许任何人在外面看通讯兵所带的公文。你懂了吗？我知道你是北平来的学生。在部队里你的关系人少，在上海市你的关系人也少，这是你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。要认识通讯工作对抗战胜败的关系。”当时我说：“李参谋放心！我一定不怕任何艰险，做好通讯工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通讯工作，每天在战场上穿梭来往。通常在白天出去一次，夜晚是两次或三次。每次出发前，我先查阅参谋处的《机关位置图》，把位置查到，再把可行的几条路线都记牢，记住口令，公文包整理好，挎在右肩。左肩挎着干粮袋，内装饼干、水壶和雨衣，头戴钢盔，身穿草绿色短袖短裤的军服，脚穿草鞋。遇坡爬坡，遇水涉水。往返途中，不买饭食，不办别的事，不和别人接触，专门送公文。我的工作虽然很单调，但是任务都十分重要。

淞沪战场上，有广东部队、四川部队、江浙部队、广西部队，大部分讲方言，因此给战场上的联络与通讯带来许多困难。例如口令是“三星”，广东方言是“沙姆星”；口令是“草鞋”，四川方言是“草孩”，我通过广东部队和四川部队的卡哨时就曾闹出误会而受阻，看来部队的文化素质是很重要的。

我每次送文件回来，都精疲力尽，洗澡后就倒在床上休息。好在有人替我洗衣服。我的吃饭与睡觉，在时间上由我自己安排，饭后在参谋处里常听到下级人员对战况的谈论。从谈论里，我心中有喜有忧。喜的是我军士气好，拼劲足，忧的是我军武器太差，装备落后。凡敌人坚守的据点，我们攻不下来。而敌人强攻的地方，我们又守不住。

战线逐渐向后移了。战场气势越来越紧张。司令部（廖磊集团

军司令部)的巡查队,夜晚在我军炮兵阵地附近抓住一名汉奸——当敌侦察机在空中盘旋时,他从炮兵阵地附近放信号枪,被当场擒获。五分钟后敌轰炸机果然向我炮兵阵地投弹。据这汉奸供称,他的任务有两个:其一是向敌侦察机指示我军炮兵阵地与指挥中心的位置,夜晚用信号枪,白天用小镜子对侦察机照射;另一任务是设法截获我通讯人员所带的文件。

我对李参谋说:“个人安危,我不在乎,我担心文件被敌人抢走。”他说:“你的生命和文件是联在一起的,我们都要保护。你放心好了。”后来,在我携带公文外出的往返途中,发现在我的前后总有武装人员保护我。通常是 10 多个人,夜晚有时达 20 多人。

我军虽武器较差,但守土卫国、抛头颅、洒热血的牺牲精神震撼天地,永垂青史!例如敌军围攻宝山时,我军两个师要转移阵地,派一个营作掩护,坚守宝山。敌军向宝山阵地连续发炮数万发,冲锋四次,我军岿然不动。这个营完成了神圣的掩护任务,从营长姚子青以下,全营壮烈牺牲!又如,一天上午,我军第六十七师所属的一个连,奉命坚守一个道口。与敌激战之后,到中午只剩下四个人,仍坚守阵地,而由其中一人将连长的遗体送往后方。其余三人,分列三个据点,手握机枪,不断向敌人射击,敌人始终未能冲过道口。直至午后一点,我援军赶到,才转守为攻。

最激动人心的、在中国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,是淞沪战场上 10 月 18 日夜晚,我军对敌展开的冲锋肉搏战。

日军于 10 月 7 日强渡蕴藻浜之后,向大场猛攻,由于我军坚强防守,敌连攻十日未能得逞。我军以大场为核心,构成环形防御。当时日军从朝鲜、台湾和日本国内,不断调来援军,总兵力已超过 20 万人。10 月 18 日,敌军 10 万余人,向我中路兵团与左路兵团靠近,到午后七点钟,日军在我军的东、西、南三面,形成了马蹄形包围圈,敌军妄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。形势对我军非常危险。

我军指挥机关,当机立断,趁敌军立足未稳,工事不坚之际,从左路兵团第六十六军,中路兵团第四十八军和八十七师等部队里,选拔

身强力壮的3万人(包括排连营长及副团长等20多人),编成三路“敢死队”。当时有几位将军和一些女兵也报名了。但上级命令:凡团长以上者不许参加;女官女兵一律不许参加。这3万“敢死队”乘夜幕刚刚降临之际,冒着敌人炮火,跑着并呐喊着冲入敌阵,展开惊天动地的肉搏战。3万勇士,在敌阵里反复冲杀,血肉横飞,敌军丧胆。因两军混杀在一起,敌炮停止了射击。约一小时后,敌人不顾阵地上残余日军的生命,又疯狂开炮了。

夜晚11点,敌人的包围圈被击破了,敌人又退守原先的战线。敌军遗尸万余。我忠勇卫国、可敬可爱的3万“敢死队”,死亡殆尽。这一悲壮事迹,将永垂青史。

整个夜晚,我没有睡觉,在参谋处里,静候上级命令。10月18日夜晚,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,当时心里又高兴,又紧张,感觉全身细胞都在跳动,好像面临整个抗战的大决战一样。后来李参谋对我说:“你是娃娃,没有战争经验,要慢慢锻炼,养成大将风度,战局恶化,也要‘镇定自若,履险如夷’嘛!”

18日夜晚11时,廖磊总司令下达命令:“司令部里的人员,留守待命。听从李参谋的指挥。”说完他就亲自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共9个师,在我军全线炮火支援下,在少量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,向敌军发动了最大的总攻击,把淞沪战役推向了最高潮。人们都兴奋了,心里寄托着希望,希望这次总攻击,能击溃敌人,能扭转战局。

人们兴奋地议论着。有人说:“这次总攻击是统帅部的计划。因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最勇敢,最能打仗,所以才把这总攻击的任务交给咱们集团军。”又有人说:“总攻击的任务,是光荣的!如果总攻击胜利了,把日本鬼子打垮,将来凯旋回南京时,二十一集团军就更光荣了!”大家都在期望着。

我军的总攻击,连续激战四昼夜,其炽烈程度达于极点。由于缺少攻坚的重炮,未能攻破敌军的防线,无法前进,终于10月23日,根据上级命令,撤下攻击部队。敌军趁机反攻,25日,大场镇失陷,我军撤退到苏州河南岸。

一天晚饭后，李参谋对我说：“沿海大城市的设备和重要物资，正源源向川陕黔滇运输，平津及沿海的各大学，也向内地迁移了。我们在上海打仗，也掩护了后方作‘持久战’的准备。”从他的话里，我知道抗战要长期了，也觉得淞沪战场不会长期这样消耗下去。

11月2日清晨，参谋处的传令兵小吴通知我：“你快到参谋处去，李参谋有要事找你。”我到了参谋处，李参谋告诉我：“统帅部来了文件，‘战地服务团’解散，学生一律回学校读书。高中毕业生，要考大学或军事院校。家在沦陷区的，政府有补助。抗战勿忘建国。教育是百年大计，是建国的基础。”李参谋问我有何想法？我说：“不愿离开部队，希望部队留用我，继续抗战。”

李参谋说：“你在这里干得很好，从部队的角度，不愿你走。但是不行啊！现在是战争时期，军人要服从命令。你这娃娃，也必须服从命令！”

这时，另一个传令兵递给李参谋一张纸条。李参谋看了看纸条，对我说：“这是廖总司令的批条，我念给你听：‘李参谋，根据文件战地服务团立即解散，该团人员高思齐，在我部担任通讯，时间虽短，但他不畏艰险，能完成任务应给开具参战有功的证书，并发给奖金两百元（由军需处支付）。上海以北，交通混乱，不易通行。令高思齐于今天上午八点随我司令部的卡车，迅赴南京。切切。廖磊 11月2日。’你听清楚了吧？赶快去吃早饭，跟司令部的车走。”我参加淞沪战役，仅仅32天，在淞沪战役结束的前一周，就离开上海了。

我到南京的第二天，就考入了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四期。真巧，在北平分散的同学李兴唐，也走入警校了，我俩又在同一个队。李兴唐现在是台湾警察界的最高层人物（警察中将）。现台湾著名人士李焕，也是在警官学校与我同期同队的同学。

从警校第四期毕业后，同学们都想升大学，当时我考入武汉大学，李兴唐考入中央大学，李焕考入复旦大学。

1945年抗战胜利时，我正在外交部驻外人员训练班讲授《国际公法》。8月10日晚九点，我和李兴唐正在重庆中央公园品茶，突然

大街上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满街灯笼火把，欢庆抗战胜利。游行队伍，通宵达旦，络绎不绝（因8月10日午后，日本委托瑞士公使，向中美英苏转达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，无条件投降之意）。重庆各饭店的老板们高兴了，他们在饭店门前摆出酒菜，不要钱，任人畅饮。我和李兴唐都激动地流了泪，加入游行队伍，和全国人民一道，分享着抗战胜利的喜悦。

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。9月3日，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，签署投降书。中国八年抗战，彻底胜利了。

斗转星移，胜利已满50周年了。回忆58年前，我在淞沪战场参战时，年仅19岁，军队领导人都称我为“通讯娃娃”，现在已变为将满八旬的老人了。回忆往事，不胜感慨！

为了使广大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同志，能进一步了解当年淞沪战役情况，特简要总结以下六项，作为本文的结尾。

（一）抗战前，上海没有中国驻军

因1932年“一·二八战役”所签订的丧权辱国协定中规定：“不许中国在上海市驻军，仅允许有保安队和警察维持治安。”相反，日本在上海天通庵有兵营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就驻扎在虹桥机场外面。日本的兵营和驻地，都是钢筋水泥建筑，打起仗来，都是碉堡和防御工事。日军可随意增员和调动。而中国正规军在上海却没有一兵一卒。对我们中国来说，真是奇耻大辱！帝国主义欺我太甚！因上海没有中国驻军，这是战端一开，对我军极为不利的因素。

由于日军在虹桥机场一再挑衅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第八十七师与八十八师于8月11日开入上海市，8月13日沪战爆发。日军在上海有几年的准备，我军到上海仅仅两天！

（二）抗战前，中国在上海未修筑防御工事

上海因受不平等条约限制，我军未修筑防御工事。相反，日军在上海租界内修了大量坚固的工事和地道。战事爆发，我军临时堆起沙袋用作掩体，现挖战壕，敌人炮火不留情啊！我军遭受重大损失。

（三）我军武器落后，装备不全

(1) 敌在上海的军舰，由 30 艘增加到 170 余艘，飞机 600 余架。我海、空军力量弱，在上海战场的制海权与制空权，完全操于敌手。

(2) 敌陆军在上海有 260 辆坦克和装甲车。我军仅有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。敌重炮多，我重炮少，敌经常以海陆空联合作战，发出极大火力，常常每小时发炮两万多发。我军仅凭高昂士气以血肉之躯，与之抗衡。

(3) 我军的轻机枪、重机枪与迫击炮，均较敌军少。我军步枪种类繁多，口径不一致。有的七九口径，有的六五口径；有的是军阀混战时期的旧枪，有的是从欧洲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枪。这五花八门的步枪，不但威力差，也给弹药补充造成困难。后来逐渐调整改善了。

(4) 我军中有数万“伞兵”。这“伞兵”不是空降的伞兵，而是因为装备方面没有雨衣，每人背一支雨伞。雨伞虽能防雨，但增添麻烦。射击冲锋，雨伞变成赘物。

(5) 敌军全是头戴钢盔，能防流弹和弹片。我军有 20 万人头戴斗笠，砖头石块也防不了。弹片飞来，头破血流。

(四) 人民群众，热情支援抗战

在上海市内外及附近各县的人民群众，都热情支援抗战，很多工人、农民、商贩和学生，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，主动给部队送水送饭，抢救伤员，有的协助部队挖战壕，输送弹药。尤其我军急需的防御用品，如沙包、麻袋、钢板、铁丝网等，无论个人或团体，都无条件地慷慨捐送。

最令人感动并鼓舞士气的，是各地青壮年男女，排着长长的献血队，争着为负伤将士输血。海外赤子从四面八方寄钱寄物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。

(五) 悲壮事迹

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役，悲壮事迹，层出不穷：

(1) 我空军轰炸白龙港敌舰时，队员沈崇海所驾之机，因发生故障，乃加足油门，带着炸弹，向敌巡洋舰俯冲，与敌舰同归于尽，炸

沉敌巡洋舰一艘。

(2) 我战斗机驾驶员阎海文，在敌阵上空，因飞机被敌高射炮击中，乃跳伞降落敌方。他宁死不屈，被敌军包围时，他拔出手枪，毙敌数人后以最后一弹自杀，敌酋为鼓励其士气，在战地为阎立碑。

(3) 上海居民胡阿毛(汽车司机)，被敌拉去开车。他驾驶满载敌军的汽车，冲入波浪翻滚的黄浦江，与 40 多个敌军同归于尽。此后，敌军不敢再拉中国人开车了。

(4) 著名“八百壮士”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不赘述。我要说的是敌军夜晚围攻仓库时，从公共租界里出来一个女童子军，她带着 4 米长的大幅国旗，冒着敌人炮火，勇敢地渡过苏州河，冲过敌军封锁线，悄悄进入“四行仓库”，向八百壮士展开国旗。壮士们高兴极了，增强了斗志，并立即把国旗悬挂在楼顶的最高处。这女孩的名字叫杨惠敏。

(六) 敌我双方军力与伤亡情况

(1) 日军方面

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为松井石根陆军大将。下辖 9 个师团和 3 个特种部队，共 22 万人。还有海军陆战队 3 万人。日军共 25 万人。此外有伪军 5 万人。日方总兵力为 30 万人。敌海空军人数，未包括在内。

(2) 我军方面

淞沪战场属我军第三战区。司令长官最初是冯玉祥，后由蒋介石兼任。副司令长官是顾祝同，前敌总指挥是陈诚。

参战部队共六个集团军(即张发奎、朱绍良、罗卓英、唐式遵、廖磊、薛岳六人所率的集团军)。每集团军，一般是三个军，共十八个军。每军三个师，共五十四个师，总数为七十万人。另有保安总队、警察总队及保安团等 5 万人。我方总兵力为 75 万人。飞机 300 余架。

淞沪战役从 8 月 13 日开始，由于日军柳川兵团在 11 月 5 日杭州湾登陆成功，我最高统帅部于 11 月 7 日下令放弃上海，实行战略

转移，开始撤退。11月12日上海沦陷。

敌军伤亡10万人，被击落击伤飞机300架，被击沉舰艇10余艘。

我军伤亡30万，平均每天死伤3000余人。